

汉宫

二十八朝秘史

中



汉宫二十八朝秘史

(中)

徐克 著

古文化出版社

目 录

- 第四十一回 假含羞蛱蝶头贴地 (1)
真抢物蜻蜓背朝天
- 第四十二回 朱买臣讹传泼水 (9)
东方朔力辟偷桃
- 第四十三回 马上结同心姻缘特别 (17)
池中成密约体统何存
- 第四十四回 大将军性似迂儒 (25)
小太后形同木偶
- 第四十五回 驿馆作阳台死贪写意 (33)
官庭易监狱活不耐烦
- 第四十六回 柳叶成文龙飞九五 (41)
杨枝托梦凤折重三
- 第四十七回 掀风作浪黑瞒不多时 (49)
搔首弄姿白伴能几日
- 第四十八回 阮良娣心如蛇蝎 (57)
冯婕妤身挡人熊
- 第四十九回 去汉邦凄凉出塞 (65)
从胡俗苟且偷生
- 第五十回 大嫖院东宫成北里 (73)
小上坟南苑劫西施

第五十一回	拍马屁幸列前茅 吹牛皮几兴巨祸	(82)
第五十二回	论贞淫感化妖精 拼性命保全犯妇	(90)
第五十三回	牛衣对泣不纳良言 象服加身频夸怪梦	(99)
第五十四回	真放肆欺君逾制 假正经惧姊捻酸	(108)
第五十五回	求子息淫狐蓄男妾 应童谣飞燕啄皇孙	(117)
第五十六回	钱可通神嗣君继立 病偏遇鬼废后归阴	(125)
第五十七回	争坐位藩妾遭讥 露行藏皇儿恕过	(134)
第五十八回	施奇刑油饼堪怜 发怪响鼓妖示警	(143)
第五十九回	恩承断袖遗臭万年 死拒穿衣流芳千古	(152)
第六十回	窃神器安汉公篡位 掷御玺老寡妇复宗	(160)
第六十一回	春色撩人茜窗惊艳影 秋波流慧白屋动相思	(168)
第六十二回	妆阁重来留情一笑 幽斋数语默证三生	(177)
第六十三回	协力同心誓扶汉室 翻云覆雨初入柔乡	(186)

第六十四回	芍药茵中明儿行暧昧 茶糜架下贼子窃风流	(195)
第六十五回	触目烟尘鸦飞雀乱 惊心声鼓蝶散鹑离	(204)
第六十六回	捕影捉风深闺惊噩耗 焚香对月弱质感沉痾	(213)
第六十七回	慰娇娃老姬烹野雉 见仙婆医士想天鹅	(222)
第六十八回	癞犬登门屠户吃粪 痴猫守窟小子受笞	(231)
第六十九回	出奇制胜智勇冠三军 触景生情缠绵书一纸	(240)
第七十回	宝马香车丽华出阁 长矛大纛文叔兴师	(249)
第七十一回	骁骑将军权充蛱蝶媒 圣明天子喜结鸳鸯偶	(258)
第七十二回	纤手解红罗柔情似水 秃头膏白刃军法如山	(267)
第七十三回	玉殒香消杀妻投古井 头飞血溅背母突重围	(276)
第七十四回	招展花枝娇娃临大敌 扫除草寇虎将立奇功	(285)
第七十五回	帐中一度阿父喜封侯 坛下三呼萧王初即位	(294)
第七十六回	公主多情隔屏选婿 大夫守义当宴拒婚	(303)

第七十七回	倒凤颠鸾喁喁私语	(312)
	立妃废后赫赫天威	
第七十八回	煮茗挑灯高贤陈妙策	(321)
	弑夫媚敌蛮妇动痴情	
第七十九回	除荡妇血染芙蓉帐	(330)
	扫蛮囚迷翡翠峰	
第八十回	绘遗容刘庄承大统	(339)
	惊异梦蔡谙诣灵山	

第四十一回

假含羞蛱蝶头贴地
真抢物蜻蜓背朝天

却说武帝既准平阳公主之奏，回宫即封陈后身边宫娥旦白为贵人。次日黎明，复至平阳公主家中，要公主践约，好将歌姬卫子夫其人带回宫去。谁知因为时候过早，公主尚在高卧，武帝无奈，只得坐在外堂守候。这末武帝对于公主，如何这等迁就呢？内中却有一段艳史。公主有恃无恐，所以不怕这位皇帝兄弟动怒，原来公主本封信阳公主，自嫁与平阳侯曹寿为妻之后，乃改称平阳公主。公主为王太后所出，与武帝为姊弟，仅长武帝两岁，生得丰不见肉，瘦不露骨，当时在宫中的时候，已有美人之誉。那时武帝还是太子，一天听了韩嫣的指使，吃得大醉的，前去私调公主。其时公主独处深宫，尚无坏样可学，因此严辞拒绝，不为武帝所乱。及嫁到曹侯府中，初则嫌憎夫婿不识枕上风情，次则看见窦太主拳养董偃，花朝月夕，淫乐为事。于是渐渐看了坏样，也想私下搜罗几个如意情郎，以备作乐。虽然不惧夫婿见责，却怕武帝从旁吃醋，天子尊敬，是不好玩的。既有这桩难题，必须先通此关，主能为所欲为，无人干涉。又知武帝早将爱她的心思淡下去，若是自己进宫调戏皇帝，耳目众多，深有不便。好容易被她想出一个对症下药的妙计，特用千金，向娼家买到一个卫子夫，来到府内，充作歌姬。更知卫子夫非但能房中

术,且具特别才智,即将己意告知子夫。子夫闻言,岂有不从之理?公主刚刚布置妥贴,可巧陈后阿娇正与武帝恢复感情,因纳宫娥旦白之计,大收附已党羽,好与韩嫣、仙娟一派对垒。想来想去,只有平阳公主可以做她帮手,遂遣旦白去与公主说通。公主乐得答应,故以子夫作饵,好叫武帝上钩。武帝一见子夫,眉分八字,妖艳奇淫,竟认作美在韩嫣、仙娟之上,故而公主请他先封旦白为贵人。武帝连忙允许,这天大早到来。公主晚上,因为子夫与她商量计策,直到东方放白,始行入梦。武帝既到,当下就有侍婢急来报告。公主听了,方才慢慢的升帐,同与子夫两个画上八字眉,梳好双飞髻,装扮得真似天仙一般。且将子夫藏过,始命侍婢把武帝请入内堂。武帝见了公主,开口就说戏话道:“曹侯现方奉命出征,公主夜间无人陪伴,应该倒枕就睡,何至此时香梦犹酣呢?”公主听了含笑答道:“臣妾近日骨软筋竣,春睡甚浓,以致失迓圣驾。”武帝道:“原来如此。朕当体贴公主之意,亟将曹侯召回便了。”公主听了,赶忙频摇其头道:“此人粗蠢若豕,那堪承教!”武帝道:“这也不难。”公主不待武帝说完,忙接口道:“谈何容易!今日臣妾,料知御驾必定光临,略备水酒,为陛下寿。”武帝道:“酒可不必,请将卫姬见赠,即感盛情!”公主听了微笑道:“陛下今日必须在臣妾家中畅乐一天,夜间难令卫姬同归可也。”武帝听了道:“公主赐宴,朕敢不遵!”公主便将武帝引至园中藏春阁上,一壁摆上盛筵,一壁把卫子夫唤出侍宴。武帝便携了子夫的手,走至窗前,并肩而立的闲眺园中景致。此时正是暮春时候,艳阳天气,园中万紫千红,似乎也在那儿争妍献媚,以助他们君臣的兴致。武帝看了一会,看得十分出神,只听得公主催他入席,始行回到席上。公主便与子夫两个左右奉陪,殷勤把盏。酒过三巡,公主笑向武帝道:“陛下如今尊为天子,日理万机,还记得幼时常与臣妾捉迷藏之戏否?”武帝听了,

喟然叹道：“咳，怎不记得！可惜流光催人，再过几时，朕与公主，势必至发脱齿落，虚生人世了。”公主道：“诚如圣论，臣妾也是此意，无如想不出一椿特殊的寻欢之事。”说着，以目视子夫道：“倒是她想出一法。”公主说到这里，笑谓子夫道：“汝可奏知万岁，如以为可，不妨就在此间行之。”子夫听了，赶忙趋近武帝身边，咬了一会耳朵。武帝听了，乐得手舞足蹈，大赞道：“妙极！妙极！捉迷藏的玩艺，朕有十多年不闹了。再加上诸人都是无叶之花，更有趣味。”说着，看了一眼公主道：“但使公主向隅，未免有些对不起主人呢！”子夫接口道：公主虽然不便夹在里面，可以请她老人家做一个监令官，何人违法，她便责罚何人。”武帝拍手道：“此法更妙！”公主红了脸，笑着推辞道：“监令官须与她们有别，不能那般模样，免失监令官的尊严。”子夫笑道：“公主首先违法，陛下须要罚她三觥。”武帝听了，边笑着，边去亲筛三大觥热酒，强逼公主喝下。公主不敢不喝，喝下之后，不到三分种的辰光，早已头重脚轻，烂醉如泥，不省人事。子夫一面把昨晚预备好的美貌歌姬二十余人，一齐唤入。叩见武帝之后，分列两旁。武帝急朝大众细细一看，个个都画着八字眉毛，长得虽然赶不上子夫，却也都还妖艳，便命各人遵照子夫的办法，又与子夫二人，帮同将公主如法泡制，不禁呵呵大笑。又催子夫速用醒酒汤，将公主灌醒。公主醒了一看，直羞得无地自容。还想争辩，已被子夫阻止道：“公主若再多说，万岁又要罚你喝酒了。”公主无奈，只得立在一张椅上，担任监令之职。武帝与子夫二人，也和大众一样。子夫又用一条绸巾，去把武帝的双目扎住，请他先捉。子夫的办法是，武帝捉着何人，何人算得头标。得头标的，武帝要如何便好如何。武帝本是一位风流天子，淫毒魔王，不论甚么大事，就是秦始皇也没有做过的把戏，他也要干干，何况关在房内，与几个女子取乐的小事呢？当时武帝便对大众笑道：“尔等快跑，朕要

动手捉人了。”嘴内犹未说完，双手就向空中乱摸。那时子夫早同那班歌姬，一个个轻手轻脚，抿着嘴边笑边四散的乱跑。武帝一个人却在中间乱转。捉了半天，一个都没有捉住。其实那班歌姬，依她们的心理，只望武帝把自己首先捉住，便好如何如何。这样一来，将来不是妃子，即是贵人，岂不比做这侯府歌姬，高升万倍么？只因公主早已吩咐过的，不准众人被武帝捉住，只有她与子夫二人，方有这个资格。暗中既有安排，试问武帝怎样能够捉着呢？武帝一时觉得有些乏力了，可巧一把将站着一动不动的，那位平阳公主抱住，顿时连连大叫道：“朕捉住一个了！朕捉住一个了！”公主不待武帝去除脸上所扎的那块绸巾，忙也连声大叫道：“我是监令，不能算数，不能算数。”武帝哪里肯听，一面自将绸巾除去，一面笑对公主道：“这是天缘，公主何必推托！”公主假装发急道：“陛下不可造次，臣妾与陛下乃是一母所生的呢！”武帝听了，复大笑道：“我们刘氏，原有老例，先帝与窦太主，难道不是一母所生的么？”公主听完，仍是假作羞得无可如何的形状，赶紧俯伏地上，把她的脑袋，不敢丝毫抬起。武帝见她这般娇羞，更觉可爱。当时便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把将公主抱到榻上，做那真正的禽兽行为去了。那时满房中的那些歌姬，非但个个眼观鼻，鼻观胸的，不敢正视他们；连那位运筹帷幄的卫子夫，也恐羞了公主，故意走了开去。谁知这座阁外，早已围满了不少的侍婢，都在那儿偷看里面的把戏。看得要紧的关头，也会悄悄暗笑起来。不过不敢出声，仅仅乎微微噗哧噗哧的罢了。内中还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侍婢，因为身子短小，要求较大的抱她起来偷看。她又情窦未开，尽问别人，里面嘻嘻哈哈的在干甚事。别个都抿了嘴，悄悄笑答道：“公主在与万岁秘密奏事，你千万不可对外人声张！”小侍婢便信以为真的道：“我看这件奏本，未必能准呢！”另个问她：“你怎样知道不准的呢？”小侍婢道：“我

见万岁对着我们公主,只是在那儿哼哼的,我却知道哼的唧的便是不许可的表示,你们莫要欺侮我年纪小呢!”大家在听她这话,险些儿要大笑出来了。不言外面偷看,且说里面一时完毕,子夫慌忙上去服侍他们二人,重整杯盘。武帝便与公主并肩坐着,同喝热酒。子夫又想出一樁特别玩法道:“陛下可惜没有携带饰物前来,不然,婢子还有一事,能使陛下大乐特乐。”武帝道:“这有何难!朕命人回宫去取也可,就是向公主暂借也可。”公主慌忙接口道:“臣妾之物,本是陛下所赐,何必说到借字?”说着,立命了个歌姬到她房内,取来百十件小巧玲珑的饰物。武帝又问子夫道:“饰物已到,汝打算如何玩法?”子夫笑道:“请陛下将这等饰物,一面可向地上乱掷,一面准这班歌姬自由抢夺;她们既向地上乱爬乱抢,自然双手据地,背脊朝天,宛似几条野狗抢食。陛下看了,必定失笑。”武帝听了,果对两旁分立的那班歌姬说道:“子夫所上条陈,尔等听见否?朕所掷在地上的饰物,准汝等自由抢取,抢得多的人,还有重赏!”说完这话,便把饰物,纷向地上乱掷。你想公主的饰物,岂有不贵重的;况且抢得多的,尚有格外赏赐。于是大众争先恐后,纷纷的爬在地上,去抢饰物。当时的情形,就象几十只蜻蜓,同在那儿点水一般。阅者闭目思之,是何景象?此等事实,并非不佞杜撰,载诸简册,可考可查。现在已成民主之国,人们不应再存帝王思想。不佞描写宫帙秘史,完全是彰其罪恶,使人们心中,痛恨专制君王的罪恶,杀无可赦。这也是不佞伸张民权的意思呢!闲言叙过不表。再说这夜武帝也不回宫,就命公主子夫二人,即在藏春阁晴同侍寝,次日方才带了子夫回宫。

陈后、旦白二人,一见武帝携了卫子夫回宫,暗暗欢喜,凭空多了两上帮手,面子上不露动静,设席贺喜而已。独有韩嫣、仙娟两个,陡见来了一位劲敌,此人的相貌,实在他们二人之上,若

不设法除去,于己大有不利。首先便由韩嫣向武帝再三再四的说子夫这人,生得太觉妖艳,不宜亲近。武帝听了,笔答道:“尔与仙娟两人,难道还不算妖艳么?”韩嫣道:“臣与仙娟妃子,只知保重陛下身体为主,返衷自问,实是两个忠臣,不比新来的这位卫妃,除了自己蛊惑陛下不算外,还要想出种种没规矩的玩艺儿出来,使陛下名誉上,道德上,都有损害。”武帝听了,置诸不理,反劝韩嫣不必吃醋。韩嫣无法,又由仙娟上去进谗,武帝仍旧两面敷衍,仙娟也只好慢慢的另想别法,以除敌人。一天,韩嫣忽然打听得建章宫中,有一个小吏,叫做卫青,乃是卫子夫的同母兄弟,新近进宫当差。他既一时推不倒子夫,要想从她母弟身上出气。于是暗中吩咐从人,随时随地,只要看见卫青,硬加他一个私奸嫖娼的罪名,将他捕来,由他发落。谁知卫青,早已有人通信,避了开去,反而因祸得福。原来卫青与子夫,同母不同父。其母曾充平阳侯府中的婢女,嫁与卫氏,生有一男三女:子名长君,长女名君儒,次女名少儿,三女就是子夫。后来夫死,仍回平阳侯府中为佣。又与家僮郑季,勾搭上了,生下卫青。郑季本有妻室,不能再娶卫媼。卫媼养了卫青数年,无力浇裹,乃将卫青交与郑季。郑季谊不容辞,只好收留。又因发妻奇妒,却使卫青自去牧羊。卫青一日遇见一个老道:“注视了他良久道:“小郎今日虽然牧羊,异日却要封侯。”卫青听了,心中暗喜。又过数年,仍去寻找卫媼,替他设法。卫媼力求平阳公主。公主唤进卫青一看,见他相貌堂堂,即日用为骑奴。那时卫氏三女,皆已入人都,长女嫁了太子舍人公孙贺;次女嫁了平阳家臣霍仲孺,生子名叫去病;三女子夫嫁一士人,因为犯奸,罚入娼家,已由平阳公主买去赠与武帝。卫青因恨郑氏无情,仍去姓卫,自取一个表字,叫做仲卿。没有几时,便由公主将他荐入建章宫中,充作小吏。他方以为既已入宫,不难慢慢的巴结上去,封侯纵不敢望,

个把官儿,或不烦难不料有人通信,说是韩嫣命人捕他,叫他赶快避开。他一时无处可躲,不知怎的一弄,竟到武帝的厕所之中去了。可巧武帝正来大解,忽见一人,疑为窃贼,亲自审讯,方知就是宠妃卫子夫的介弟。问他:“何故不在建章宫中当差,躲在此处作甚?”卫青也知韩嫣是位嬖臣,不敢说出捕他之事。只说忽然病腹,不知此处却是禁地,罪该万死。武帝那时正在宠幸子夫,顿时授卫青为中大夫之职。又有子夫暗中吹嘘,不久,便升了上大夫。但他出身微贱,仅识之无,那知政治;也是他的福星照命,忽有一个才与司马相如相等的寒士,前来投他。

此人是谁?姓朱名叫买臣,表字翁子,吴中人民,性好读书,不治生产。蹉跎至四十多岁,还是一个落拓儒生,食贫居贱,困顿无聊。家中只有一个妻子,不能养活,无法可想,只得丢下诗书,去到深山砍柴,挑往市上求售,易钱为生。惟买臣肩上挑柴,口中伊唔不绝。有时那班买主,当他是痴汉,反而不敢照顾。自早至晚,一根柴草也没售脱,每日回家,必被妻子咕叽。一天,他又挑柴上市,他的妻子,悄悄跟在后面。他也并不知道,仍旧一壁踉跄前行,一壁口中背诵诗文。他妻在后听着,自然半名不懂,揣度情形,总是读那饥不可以为食,寒不可以为衣的断命书本。不由得火星乱迸,大喝一声道:“你若再哼,老娘马上和你拼命!”岂知买臣听了越念越响,甚至如唱歌一般。他的妻子,见此情状,顿时大发雌威,一把将买臣拖回家中,拍桌打凳的叫骂道:“我本是一位良家女子,要吃要穿,方嫁丈夫。现在你有早顿没晚顿的,叫老娘怎样度日?请你给我一条生路,我要别寻门径去了!”买臣汉息道:“你勿急,相士说过,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多了,不久,包你发迹就是,买臣还要往下再说,早被其妻一声喝住道:“你会发迹黄狗也不吃屎了。我一定要走,留着这个夫人位置,且让有福气的人,前来风光罢!”说完,大哭大闹,不可

开交。买臣无奈,只得给她一张休书,任她自去。买臣仍操故业,读书卖柴,行吟如昔。一日,正是清明令节,买臣挑了一担柴草,刚刚下山,陡遇一场大雨,把柴弄湿。不能售钱,还是小事;且将全身破衣,弄得好象落汤鸡的一般,无可奈何,走至一座坟墓之前,暂避风雨。岂知天总不晴,腹中又饿,委实支撑不住。方在为难时候,忽见前面来了男女二人,挑着祭品,行近暮前,祭扫起来,买臣仔细一看,那个妇人,正是他的故妻,劈口就问他道:“君还没有发迹么?”买臣愧不能答,正想逃走,免遭揶揄,又被其妻一把拖住,将祭毕的酒食,分给一半与他,买臣此时,也顿不得羞惭,到口就吃;总算有些志气,吃完之后,不去交还妇人,却去递与那个男子,说声奉扰,挑了柴担,掉头就走,那位男子,就是他故妻的后夫。单看他能够祭扫坟墓,家境似比买臣好得多了。买臣相形见绌,自然溜之大吉。又过数年,买臣年届知命,果是前时那个相士,顺便带他人都,诣阙上书,多日不见发落。买臣虽然待诏公车,可是无钱使用。幸遇邑人庄助,把他荐入卫青门下。卫青原是腹俭,一切文字,皆赖买臣代其捉刀,因此感激买臣,力在武帝面前保举。武帝召入,面询学术。买臣先说《春秋》,继言《楚辞》,适合武帝意旨,逐拜为中大夫,竟与庄助同侍禁中,比那卫青仅小一级。正是:

书中自有黄金屋,朝上难容白木人。

不知买臣何时富贵还乡,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朱买臣讹传泼水 东方朔力辟偷桃

却说朱买臣虽然对答称旨，拜为中大夫，不意释褐以后，官运仍未亨通，屡生波折，甚至坐事免官，乃在长安寄食。又阅年余，方得召他待诏。那时武帝正在注意南方，欲平越地，遂令买臣献策。越地乃是他的故乡，所见所闻，自较他人为亲切，于是被他取得铜章墨绶，竟作本地长官。或是老天因为买臣故妻，嫌贫爱富，念夫妻之情，特地造出这个机会，好使买臣回去气气他那下堂之妻；否则现在盛行的这出《马前泼水》之戏，便不能附会了。话虽如此，当时买臣所献之策，倒也切中时弊。只因那时东南一带地方，南越最大，次为闽越，又次为东越。闽越王无诸，受封最早，还是汉高祖所封；东越王摇，以及南越王赵佗，受封较迟，摇为惠帝时所封，赵佗为文帝时所封。他们三国子孙，代代相传，从未绝过。自从吴王刘濞败奔东越，被他杀死，吴太子驹，出亡闽越，屡思报复父仇，辄劝闽越王进击东越。闽越王郢，乃发兵东侵。东越抵敌不住，使人向都中求救。武帝召问群臣。武安侯田蚡，首先说道：“越地辽远，不宜劳师动众。”庄助听了驳之道：“小国有难，天子不救，如何能抚万邦？”武帝当时以庄助之言为然，即遣他持节东行，到会稽郡调发戍兵，使救东越。谁知会稽太守，阳奉阴违，迁延不发。庄助本有符节在手，当场斩了

一员司马。太守始惧，方由海道进兵，前往救援。行至中途，闽越将官，闻得汉兵将到，自行退去。东越王屡次受创，恐怕汉兵一退，闽越仍要进扰，因请举国内徙，得邀俞允。于是东越王以下，悉数迁入江淮之间。闽越王郢，自恃兵强器利，既得逐走东越，复欲乘势并吞南越。休养了三四年，真的侵入南越地境。南越王胡，即赵佗之孙，一听闽越犯边，一面固守勿出应战，一面飞报汉廷，略言两越，俱为藩臣，不应互相攻击；如今闽越无故侵臣，臣却不敢还击，惟求我皇裁夺。武帝览奏，极口褒赞，说他知礼，不能不为他出师。当下便命大行王恢，以及大司农韩安国，二人都为将军，一出豫章，一出会稽，两路齐发，夹讨闽越。淮南王安，上书谏阻。武帝中不听，并饬两路人马，飞速进攻。闽越王郢，回军据险，防御汉军。郢弟余善聚族与谋，暗拟杀郢谢汉，族人个个赞成。即由余善怀刃见郢，趁郢未及防备，将郢刺毙，立刻伤人赍着郢的首级，献到王恢军前。王恢大喜，一面通知韩安国毋庸进攻；一面将郢的首级，专人送至都中，候诏定夺。武帝下诏退兵，并遣中郎将传谕闽越，另立无诸孙繇君丑为王，使承先祀。不料余善挟威自恣，不服繇王。繇王遣人人报。武帝以余善诛郢有功，不如使王东越，权示羁縻，即派使册封，并谕诫余善，不准再与繇王相争。余善既得为王，总算听命，武帝又使庄助慰谕南越。南越王胡谢恩之后，愿遣太子婴齐入都，备作宿卫。庄助遂与婴齐同行，路经淮南，淮南王安，迎接庄助等人入都，表示殷勤。庄助本奉武帝面嘱，负有顺道传谕淮南王之使命，淮南王也知道错误，惶恐谢罪，并且厚待庄助等人。庄助不便久留，回至长安。武帝因他不辱使命，设宴赏功。偶然问及庄助家事，庄助答称：“臣事陛下，屡荷天恩，于愿已足；惟少时家贫，致为友朋富人所辱，迄今未免耿耿于心。”武帝听了，立拜庄助为会稽太守，有意使他夸耀乡里，以吐当年之气。谁知庄助莅

任以后,并无政声。武帝正拟将他调回,适值东越王余善,屡征不朝武帝盛怒,即欲征讨。朱买臣便乘机献策道:“东越王余善,向居泉山,负隅自固,一夫守险,万夫难越。今闻他南迁大泽,去泉山已五百里,无险可恃,倘若发兵浮海,直指泉水,陈舟列兵,席卷南趋,破东越似非难事。”武帝听完,凝思良久,陡然笑道:“汝言是也!”遂把庄助调回,拜朱买为会稽太守。买臣谢恩之日,武帝笑谓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汝今可谓衣锦荣归了。”买臣听了,免冠叩首道:“此乃陛下之赐,臣当尽忠国事,不负此行方好。”武帝又嘱道:“此去到郡,亟治楼船,储粮蓄械,待军俱进,不得违误。”买臣奉命而退。

从前买臣曾经一度失官,无资赁屋,借寓会稽守邸中,那时守邸,即现在的会馆,困守无聊,未免遭人白眼,此次既已荣任会稽太守,诚如武帝所谓,正好扬眉吐气。他便藏着印绶,仍穿一件破旧衣服,伛偻其身,蹒跚其步,来至邸中。可巧邸中坐着上计郡吏等人,方在置酒高会,见了买臣进去,并不邀他入席。买臣也不说明,低头趋入内室,偏与邸中当差夫役,一同吃喝。待至吃毕,方从怀中露出绶带,随风飘扬。旋被一个夫役瞧见,趋至买臣身边,引绶出怀盯睛一看,却是会稽郡太守的官印。一时尚难分别真伪,赶忙奔出告知大众。大众都已烂醉,还说夫役见鬼,青天白日,在说吃语。那个夫役发急道:“我也不知真假,但他怀着的那颗官印,上面确是会稽太守官印字样。你们快去看一看呢,倘是真的,岂不是得罪贵人了么?”当下就有一个素来瞧不起买臣的书吏,他听了夫役说得这般活龙活现,嘴上虽是不肯相信,可是他的那一双穿着官靴的尊腿,早已不听他的支配,自由行动的提脚,就往朱买臣所在之地奔去。顷刻趋出,对了大众,急得摇着头,顿着脚的自怨自艾道:“不得了,不得了!朱买臣果真做了会稽郡太守了!”大众一听此言,也雇不得再去问他